

酷儿城市在中国

电影人范波波专访，2017年7月

范波波与思尔闻（Silvan Hagenbrock）相识于莱比锡中国电影节《拆》的活动中，他们共同讨论了在中国有关酷儿空间的问题。

请问您目前正在做的项目是什么？

我正在拍摄一部以北京城市的剧烈变迁为背景的关于跨性别的短片。同时也在写一个关于中国酷儿艺术家在柏林的遭遇的剧本。

酷儿城市对您来说有什么含义？

酷儿城市对于酷儿身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，会有很多特定支持酷儿的场所，对种族、肤色、国界或残障等方面的小数群体都给予便利和包容。同时它又充满着叛逆精神和对主流文化的不屈服。其实这些特质也是一般城市应该具有的。此外，酷儿城市也应该和所有城市一样充满辩论和探讨的空间，并倡导绿色环保。

请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和上海作为酷儿城市的现状，如在公共空间的身份认同、包容和历史等方面。

我认为北京和上海都离理想的酷儿城市相差很远。首先整个中国对酷儿身份的法律保障远远不够，言论自由受到很大限制，大众对此的了解也很有限。其次，特别是北京的酷儿安全空间远远不够，社群缺乏基础，不够有开放性和创新性。

酷儿城市是否会改善城市环境或增加社会空间的开放度？您有什么实例吗？

我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但个人觉得更为明显的是后者。酷儿空间对于城市整体开放性的促进，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纽约的西村和东村。酷儿群体的入驻先后促进了这

两处文化艺术的发展，进而发展出丰富的亚文化。但遗憾的是当酷儿被主流化之后，也抬高了当地的物价，进而让阶层变得单一。

此外是成立于 2008 年的北京同志中心。它在近十年中成为酷儿群体参与文化活动和交友的场所，并开拓性地进行街头、校园活动，有力地提升了中心以外空间的开放性。

您知道有哪些公共或公开场所被转变成或创建出了酷儿城市空间吗？

北京的很多公园成为男同志猎艳、交友的地方。不少公共浴室也成为男同志寻找性与爱的场所。这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发生。

酷儿们在公共空间里的活动有可能影响社会对性问题的认识吗？

我觉得目前在中国这种影响很有限。首先即使在“公共”空间，酷儿们活动的方式比较有限；其次媒体审查导致酷儿鲜有机会广为人知。但这种缓慢变化也会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另外网络也在另一个空间造成影响。

酷儿城市的未来会是怎样的？

我觉得未来最理想的就是性别身份的消失，甚至那时候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也不存在。

您的电影和纪录片对社会变革有何帮助？

首先电影的制作与放映是沟通不同社群的桥梁；其次影像也记录了一个时代变化，会对未来的人产生影响。

如果您可以提交以中德城市化伙伴关系为主题的项目建议，会是什么？

在中德两地举办酷儿艺术交换展。之前在瑞典举办的中国酷儿艺术展“秘密”(secret love)在当地造成巨大反响，并且在多地进行巡展，也说明了西方观众对于此主题的兴趣。

范坡坡是中国著名酷儿导演和关注同志 (LGBT) 群体的活动家，目前作为罗伯特·博世基金会华德无界行者项目学者在柏林工作。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期间，他就出版了《春光乍泄：百部同志电影全纪录》一书，是中国大陆首部相关主题著作。他的作品在国际影展中广为流传，同时也通过网络和独立电影放映让国内观众熟知。作品的话

题涵盖同性婚姻（《新前门大街》）、跨性别（《舞娘》）、女权主义（《来自阴道》）等。而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关注同志出柜议题的“彩虹家庭三部曲”。2015年，在三部曲之一《彩虹伴我心》从网络下架之后，他拿起法律武器起诉相关审查部门，并最终取得有利于他的宣判结果，这也成为中国言论自由的里程碑式事件。2012年，香港同志影展授予他“玲珑大奖”以表彰他在同志影像和平权方面的不懈努力。

联系方式及链接：

fanpopo@gmail.com

[北京酷儿影展](#)

["宓爱"网站](#)